

李 申 著

近代汉语
释词丛稿

江苏教育出版社

近代汉语释词丛稿

李 申 著

(苏)新登字第 003 号

近代汉语释词丛稿

李 申 著

责任编辑 周 方

出版发行:江 苏 教 育 出 版 社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 苏 省 新 华 书 店

照 排:南京理工大学激光照排公司

印 刷:淮 阴 新 华 印 刷 厂

(淮阴市淮海北路 44 号,邮政编码:223001)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5 字数 135,900

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5343—2307—X

G · 2060

定价:3.80 元

江苏教育版图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由于长期战乱的原因,社会动荡,人民流徙,语言不能不随之加速其发展变化,遂导致汉语自元明以来进入一个新时期。反映在文学上,一种起于民间新的文艺形式戏曲小说应运而生,并且立即取得主流的地位。这类作品接近当时群众口语或实际上就是一般平民日常说的话。因此,一些生动活泼的方言俗语,甚至粗野骂人的话,竟大模大样的进入文学的殿堂,可以说这是汉语文学语言的一次大变革。接近人民大众的文学语言是十分可贵的,其表现力更强,更能直接反映社会现实,远胜当时的文言书面语。根据这些文学作品可以直接研究各时期的语言共时情况,并观察其源流发展。但是方言俗语往往借字表音,从字面上不易理解其内容,至今已有很多词语读不懂,必须深入研究,解释清楚。

近几十年来,陆续出版了几种有关词典、释词、汇释之类的书,但错误不少,往往望文生义,互有出入。李申同志近年发表一系列释词论文,在这方面做出显著成绩,现在编为《近代汉语释词丛稿》一书。在他的著作中,包括《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在内,征引丰富的书面材料,更重要的是以方言俗语解释方言俗语,现在还活在口语中的话语是铁证。许多词语无法索解,释者往往凭臆测得之,因此常出现一人一个说法,连自己

也不敢相信的情况。本书作者运用新的方法,开辟新的“能源”,引进他最熟悉又能与原作品对上号的方言俗语,迎刃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使近代词语训释的局面有所改观。他的成绩是创造性的,数量之大,质量之深,都是很可观的。我们知道,元明以来的戏曲小说,比较难解的词语多在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作品中,戏曲之外有《金瓶梅》等。《金瓶梅》的语言背景被认为是鲁南枣庄话或鲁北临清话,都是山东话。作者是徐州人,徐州话与山东话基本相同,他运用这一带方言是左右逢源的。他又是方言学家,著有《徐州方言志》、《邳州市志·方言卷》和《铜山县志·方言卷》等,考证方言词语得心应手。如“嘴抹儿”、“打瓜子”、“撒沁”等词,各书聚讼纷纭,胡诌乱猜,笑话百出,其实这些词在徐州地区和山东西部还活在群众口语中,“验之于今”,自可补书面文献不足,使许多难释的词语得到确解。

就此而言,我们应当做好以下两项工作:一方面,方言的蕴藏极为丰富,正待我们去大规模开发,深入调查研究;另一方面,近代汉语的训释工作也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正待我们继续努力探讨。这两件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们强调方言研究,并不忽视书面材料,古人给我们留下的有关民间习俗、方言俗语的材料是大量的,为了便于利用,以后编成总索引似乎很有必要。

鲍明炜于南京大学

1994年6月

目 录

序.....	(1)
近代汉语语辞杂释.....	(1)
元曲词语今证	(14)
元曲词语今证(续)	(21)
“红娘撒沁”解	(29)
释元曲“撮哺”和“耽”两词	(33)
曲语考辨	(39)
释《金瓶梅》词语三条	(43)
——兼与台湾魏子云先生商榷	
《金瓶梅》词语例释	(47)
《金瓶梅》词语零札	(62)
辞书误释《金瓶梅》词语举例	(74)
《金瓶梅》词语释义订补	(87)
丁八·辨嘴·东瓜花儿.....	(106)
关于《金瓶梅》几个词语的解释.....	(110)
《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补.....	(116)

《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例证补·····	(130)
《醒世姻缘传》词语考·····	(157)
“饔茶”之“饔”考辨·····	(167)
《汉语大词典》近代汉语条目商补·····	(171)
附录 《元曲词语今证》写作谈·····	(191)
后记·····	(201)

近代汉语语辞杂释

本文选释近代汉语语辞九条。其中宋人笔记和唐王梵志诗词语各一条(绞络,一伤),元曲词语三条(觅,烟熏猫儿,楞),明代白话小说词语四条(消洋,合具,绕,垛脓带)。由于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有着紧密的联系,故在材料使用上,不仅征引古代文献资料,同时也比较注意从现代活的方言、口语中寻求例证。

绞 络

宋·庄绰《鸡肋编》卷上有一段记载成都人欢度上元节的文字:

浣花自城去僧寺凡十八里,太守乘彩舟泛江而下,两岸民家绞络水阁,饰以锦绣。

其中“绞络”一语费解。《辞源》、《辞海》、《汉语大词典》、台湾《中文大辞典》、《唐宋笔记语辞汇释》等均未著录。《笔记文选读》选收了上文,于该条下注云“未详”。^①

今按:“绞络”义为结扎、缠缚,二字乃同义连文。析言之,“绞”有“缚”义。《集韵》:“绞,一曰缚也。”《玉篇》:“绞,绕也。”

柳宗元《柳先生集》十五《晋问》：“晋之北山有异材，……根绞怪石。”此云根须缠绕怪石。“绞”与“缚”常连言。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之六“元宵”：“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三“皇帝初九日圣节”：“四月初九日，度宗生日……至日侵晨，平章、宰执、亲王、南班百官入内大起居，舞蹈称贺。……其赐宴殿排办事节云：仪銮司预期先于殿前绞缚山棚及陈设帷幕等。”所谓“绞缚山棚”，意即结扎山棚。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绞”下案云：“‘绞’应作‘结’。”^②实不必，“绞”即结义。“络”亦为“缚”。《楚辞·招魂》：“秦篝齐缕，郑绵络些。”王逸注：“络，缚也。”《汉书·杨王孙传》：“裹以弊帛，鬲以棺槨，支体络束，口含玉石。”韩愈《示儿》诗：“有藤茭络之，春华夏阴敷。”前一例“络”义为捆缚，后例中则为缠绕。“绞络”连文，字或作“角络”、“交络”。前者见于《毗耶娑问经》卷上：“安详谛视，心意敬重，一心正意，与诸仙入眷属相随，绞撮长发并在一箱，以好缝绳角络其体。”“角络其体”即捆缚其体。后者见《文选·江赋》“龙鳞结络”李善注：“如龙之鳞连结交络也。”此亦裹缠之义。

“绞络”（角络、交络）又与“结络”义同。“结”亦缚。《释名·释姿容》：“结，束也。”张衡《西京赋》：“买罗之所缟结。”《文选》该句注云：“薛曰：‘结，缚也。’”《唐国史补》卷上：“浣池道中，有车载百瓮，塞于隘路。……有客刘颇者扬鞭而至，问曰：‘车中瓮直几钱？’答曰：‘七八千。’颇遂开囊取缣，立偿之，命仆登车，断其结络，悉推瓮于崖下。须臾，车轻得进，群噪而前。”“结络”本捆缚，此用为名词，代指捆瓮的绳索。此词《东京梦华录》中所见尤多。如：卷之八“中秋”：“中秋节前，诸店皆卖

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花头画竿，醉仙锦旆，市人争饮。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又，卷之九“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左右军筑球殿前旋立球门，约高三丈许，杂彩结络。”卷之四“杂赁”：“若凶事出殡，自上而下，凶肆各有体例。如方相车舆，结络彩帛，皆有定价，不须劳力。”皆扎缚义。

综观上例，“绞络”（角络、交络）以及“绞缚”、“结络”并系以绳索、彩帛等扎缚、缠裹物体（门面、山棚、台榭、车舆等），多用于年节、庆典、礼俗活动。所谓“绞络水阁”，即以彩绸之类扎缚、装饰水阁（“饰以锦绣”亦说明意在装饰）。这反映的是当时民间“唯重岁节”的风俗。

一 伤

王梵志《行善为基路》诗：“不能行左道，于中说一伤。”“一伤”，方言，或作“一汤”。“伤”、“汤”音同，上古、中古俱书母阳韵。《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范仲淹《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汤”均读式羊切。水多用“汤汤”，语多流畅亦用“汤汤”。《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三回：“别人拿上书去，汤汤的背了，号上书，正了字，好不省事。”《金瓶梅》第四十八回：“那书童倒还是门子出身，荡荡如流水不差，直念到底。”⑧“荡荡”实亦“汤汤”。“一汤”犹言一套，一番，亦指话多。《金瓶梅》第七十二回：“有不的些事儿，诈不实的，告这个说一汤，那个说一汤，恰似逞强卖富的。”此与梵志诗句说法正同。今徐州方言仍说“一汤”。例如：“见着这个也说一汤，见着那个也说一汤。”形容话

多，则说“一说一大汤”。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卷三该句作“于中说一场”。注云：“场，原作伤，据文义改。”^④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亦“从《校辑》所改”。^⑤按：此字应为“汤”，不当改“场”。

觅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讨论“觅”的雇用义，指出：觅的常用义是寻找、寻求。今辞书仅载此一义。其实近代汉语中“觅”还有“雇用”义，例并见于元明杂剧及白话小说。^⑥言犹未尽，兹再补充数端如下：

（一）前文中“觅”单用的例子所举不多，特再举数例如下：

1.《东京梦华录》卷之三“雇觅人力”条：“凡雇觅人力、干当人、酒食作匠之类，各有行老供雇。觅女使即有引至牙人。”

2.《刘知远诸宫调》第十一：“孩儿撇向雪中埋，这冤仇想来最大。土军营内，觅个婆娘交奶，到如今许大身材。”

3.《冯玉兰》第三折：“那两个是船家将钱觅到，也都在劫数里不能逃。”

4.《水浒传》第四十三回：“铁牛背娘到前路，却觅一辆车儿载去。”

5.《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一回：“但这些贫胎饿鬼，那好年成的时候，人家觅做短工，恨不得吃那主人家一个尽饱，吃得那饭从口里满出才住。”

6.《警世通言》第二十四卷：“有人说：‘想你这个模样子，谁家下你？你如今可到总铺门口去，有觅人打梆子，早晚勤谨，可以度日。’三官径至总铺门首，只见一个地方来雇人打更。”

7.《儿女英雄传》第十八回：“顾师爷今日五鼓觅了一辆车儿，说道：‘先走一程，前途相候。’”

8.《歧路灯》第二十六回：“绍闻一看，正是夏逢若，说：‘那叫门的人呢？’逢若道：‘那是我一百钱觅的，他的事完了，自己走开。’”

9.同上第五十回：“邓汝和陪着谭绍闻，不过说些雇车觅船，官场官衙手本，年家眷弟晚生的闲话。”

另，《聊斋志异》亦有一例，见《狐嫁女》：“爵凡八只，大人为京卿时，觅良工监制。”

上引各例多出自用北方话写成的戏曲、小说作品。说明觅是北方话词语。

(二)在现代汉语方言中除徐州方言习用“觅”，河南方言亦多用。例如：

1.李准小说《白杨树》：“大发也是个别脾气，他跳下车来说：‘你觅我？你觅我我还不来的！’”^⑦又，《冰化雪消》：“这刘一兴本来是个拉大车的，家中土地在以前总是觅这个、请那个代种，他花几个小钱。”^⑧

2.赵月朋《洛阳方言词汇》：“觅，雇：他很节俭，眼看他走不动，但还是舍不得觅一辆车子坐。”^⑨

3.任均泽《河南方言词汇》(续)：“觅(新乡)，动词。相当于雇。例：那年，觅了俩人。”^⑩

4.贺巍《获嘉方言研究》：“觅俩人”。^⑪

此外，今苏州、杭州等地雇保姆亦说“觅保姆”。

(三)“觅”作“雇”讲，非始于宋、元，唐代已见。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会昌：“本意拟从此到楚州觅船过海，县家刚递向扬州去。”同卷亦说“雇船”：“缘官私杂载船不

及相待，前发去。汴河路次每县不免自雇船。”“雇”、“觅”义同。这是笔者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用例。

烟熏猫儿

《西厢记》第五本第四折〔庆东原〕曲：“莺莺呵，你嫁个油爆猢猻的丈夫；红娘呵，你伏侍个烟熏猫儿的姐夫；张生呵，你撞着个水浸老鼠的姨夫。”王季思校注本云：“油爆猢猻，状其轻狂；霍光鬼谏剧第一折青哥儿曲：‘似这般油爆猢猻般性轻狂。’水浸老鼠，状其萎缩；赵元遇上皇剧第二折梁州第七曲：‘缩着肩恰便似淹老鼠。’淹老鼠，即水浸老鼠也。唯烟熏猫儿，不知究状何态耳？”^⑧计委强《语文札记》云：“‘烟熏猫儿’即今江浙方言所谓‘假灶猫’，状其猥琐之态。灶边多烟，为与‘油爆’、‘水浸’相对应，遂称之为‘烟熏猫儿’。”^⑨

按：“烟熏猫儿”即被烟熏黑弄脏了的猫，此状人脸黑貌丑。“烟熏”谓被烟熏黑。《敦煌曲子词·禅门十二时》：“体单寒，面尘垢，火焙烟熏形黑瘦。”《飞刀对箭》第二折张士贵白：“恰便似烟熏的子路，墨洒就的金刚。”《金瓶梅》第四十六回：“如今惯的你这奴才们，想有些折儿也怎的？一来主子烟熏的佛像，挂在墙上。有恁施主，有恁和尚。”皆以之言人形貌。上引〔庆东原〕曲，用“油爆猢猻”状郑恒生性轻狂，以“水浸老鼠”状其体态萎缩，此处则用“烟熏猫儿”状其面貌黑丑。同剧第五本第三折红娘谓郑恒：“乔嘴脸，腌躯老，死身分，少不得有家难奔。”“你这般颊嘴脸，只好偷韩寿下风头香，傅何郎左壁厢粉。”亦言其嘴脸丑陋，面目可憎。《金瓶梅》第四十一回：“俺每一个一个只象烧糊了的卷子一般，平白出去惹人笑话。”《红

楼梦》第四十六回：“凤姐儿道：‘琏儿不配，就只配我和平儿这一对烧糊了的卷子，和他混罢。’”“烧糊”乃女子自谦黑丑之词，与说“烟熏”手法上一致。因而似不必把“烟熏猫儿”坐实为假灶之猫。

楞

《绯衣梦》第三折〔调笑令〕曲：“比及拿王矮虎，先缠住一丈青，批头棍大腿上十分的楞。”《汉语大词典》第四卷释上例之“楞”为“凶狠；蛮横”。王学奇《关汉卿全集校注》“十分的楞”条注云：“严刑拷打、决不宽贷的意思。‘十分’，甚辞，谓狠狠。‘楞’，‘梭’或字，刚严之意。”^⑧

按：“楞”非形容词，是个动词。义为抡动棍棒等物用力打、砸。按剧情，欲抓住杀人贼裴炎，所以先拿住他的婆娘拷打。所谓“批头棍大腿上十分的楞”，意即：“批头棍”本当打“头”，既然打不着头，就朝着大腿狠狠地打。这正是对“比及拿王矮虎，先缠住一丈青”说法的具体化。《醒世姻缘传》例多。如：第八十九回：“你气头子上梭两棒槌，万一梭杀了，你与他偿命，我与他偿命？”又第九十六回：“昨日就叫他尽力梭了一顿。”又第九十七回：“仁兄，你忒也老实。‘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你也躲闪躲闪儿，就叫人坐窝子梭这们一顿？”“梭”同“楞”都是记音字。今北方话仍多用此语。例如：韩根东《天津方言》二“天津方言词语选例”：“楞 lēng，用棍棒击、打：你再哭，我拿棍子～你！”^⑨或记作“梭”。陈刚《北京方言词典》：“梭，用木棍打。～了他两棍子。”^⑩宋孝才《北京话词语汇释》也收了此词，举例为“这头牛真怪，非用棍子梭它才走”。^⑪徐州方言亦多用，例

如：“楞你个小舅子！”“照头楞两下子。”均保留了《绯衣梦》的说法。

消 洋

《金瓶梅》第九回：“这汉子怎消洋这一口气，一直奔到西门庆生药店前，要寻西门庆厮打。”消洋，谓消除，化解。“消”有“除”意甚明，而“洋”字不为义。此处当系以“洋”记“烱”。“烱”，义为熔解、融化。二字音同，故常通借。例如：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九十：“〔狱卒〕以铁钳开口，灌以烱铜。”《太平广记》卷三七九引唐·戴孚《广异记·崔明达》：“明达惆怅独进，仅至一城，城壁毁坏，见数百人，洋铁补城。”《敦煌变文集》卷六《目连缘起》：“或洋（汁）铜灌口，或吞热铁火丸。”又：“更有犁耕拔舌，洋（汁）铜灌口苦难当。”元·柯丹邱《荆钗记·受钗》：“冰见了日头就洋了，怎么晒得冰干？”《老残游记》第十六回：“翠环把墨盒子捧到火盆上烘……半霎工夫，墨盒里冒白气，下半边已烱了。”上举前三例中，“烱（洋）铜”、“洋铁”即熔化铜、铁。《敦煌变文集》校“洋”为“汁”，误。

除“消洋”一词外，《金瓶梅》中另有三处单用“洋”者：1. 第十二回：“到晚来归入房中，桀枕孤帏，凤台无伴，睡不着，走来花园中，款步花台，月洋水底，犹恐西门庆心性难拿。”^①2. 第三十二回：“灌了他些药儿，那孩儿方才得稳睡，不洋奶。”3. 第三十三回：“孩子如今不洋奶，稳稳睡了这半日。”此三例，“洋”均借作“漾”。“漾”义为抛掷，丢弃，曲剧中习用。例如：《董西厢》卷三：“待漾下，又瞻仰；道忘了，是口强，难割舍我儿模样。”《青衫泪》第二折：“这姻缘成不成在天，你休见兔儿起呵

漾砖。”曾瑞散套：《一枝花·买笑》：“一见了漾不下，据旖旎风流俊雅，所为更有谁和他？”《琵琶记·书馆悲逢》：“没来由漾却苦李，再寻甜桃。”又或以“样”、“颺”、“洋”借“漾”字。例如：乔吉小令《荆溪即事》：“寺无僧，狐狸样瓦。”“样瓦”即“漾瓦”，抛掷瓦块。《西厢记》第一本第二折：“小姐呵，你不合临去也回头儿望。待颺下教人怎颺？”王季思注云：“颺下，谓丢下也，字亦作‘漾’。”⑨《金瓶梅》“月洋水底”即“月漾水底”。“漾”，义为“沉入”。《汉语大词典》第五卷引此例释作“晃动”，似可商。“漾奶”之“漾”，义则为“吐出”。二者俱由抛掷、丢弃义引申而来。国内现行的几种《金瓶梅》校点本均已将“月洋”、“洋奶”之“洋”改为“漾”，⑩是。然“消洋”之“洋”皆无校，故提出以供校注者及词典编者参酌。

合 具

《金瓶梅》第一回：“到天明，里老先去县里报知。一面合具虎床，安排花红软轿，迎送武松到县衙前。”合，义为制作。《汉书·律历志上》：“盖闻古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发敛，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颜师古注引孟康曰：“合，作也。”所合之物或为“床”，如上举《金瓶梅》第一回例。或为“车”，如《水浒传》第三十三回：“连夜合个囚车，把这厮盛在里面。”或为“棺材”，如《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三回：“但凡人家有卖甚么柳树枣树的，买了来，叫解匠踞成薄板，叫木匠合了棺材，卖与小户贫家，殡埋亡者，人说有合子利钱。”以上数物，俱系多种材料或几个部分装配而成，故称“合”。具，是量词，犹“张”、“个”。可以说“一具床”、“一具棺材”等。“合具”并非一词。“合具虎

床”实即“合了一具虎床”之省。《金瓶梅》第八十八回：“使了六两银子，合了一具棺材，把妇人尸首掘出。”是其显证。其中“合了一具棺材”亦可省缩为“合具棺材”。今徐州方言仍说“合一具床”、“合一具犁”，亦可为证。两部《金瓶梅词典》^②均以“合具”出条，一释为“拢凑起”，一释为“组装”，并以“合具”为“合”，误。

绕

《金瓶梅》中“绕”有“满”义，其例颇多，例如：第四回：“其日正寻得一篮儿雪梨，提着绕街寻西门庆。”第十五回：“一些儿不巧人腾挪，绕院里都趖过。”第二十六回：“被西门庆绕屋走了一遍，从门背后采出钹安来要打。”第二十八回：“好短命，原来是你偷拿了我的鞋去了！教我打着丫头，绕地里寻。”第三十三回：“我暗使着迎春花儿绕到处寻你，手搭伏蔷薇花口吐丁香把我玉簪儿来叫。”“绕街”即满街，“绕院里”即满院里，“绕屋”、“绕地里”即满屋、满地里。“绕到处”之“绕”则为“到处”的羡余成分，在口语中是一种表示强调的说法。

《金瓶梅》说“绕地里”，《醒世姻缘传》则用“遥地里”，如第九十七回：“一个做官的人叫老婆出去遥地里胡撞，谁家有这们事来？”二者实为一词。在一些方言中，“绕”、“遥”读音混同。今山东不少地方r声母即读作零声母，如肉=又，人=银，绕=要，等等。^③从上举两书一用“绕”、一用“遥”看，此种现象当由来已久。日本大安株式会社影印的明万历本《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七回：“孩儿们又没的打搅你，页页儿小米饭儿，咱家也尽挨的过。”其中“页页儿”即“日日儿”的方言记音字，亦反映